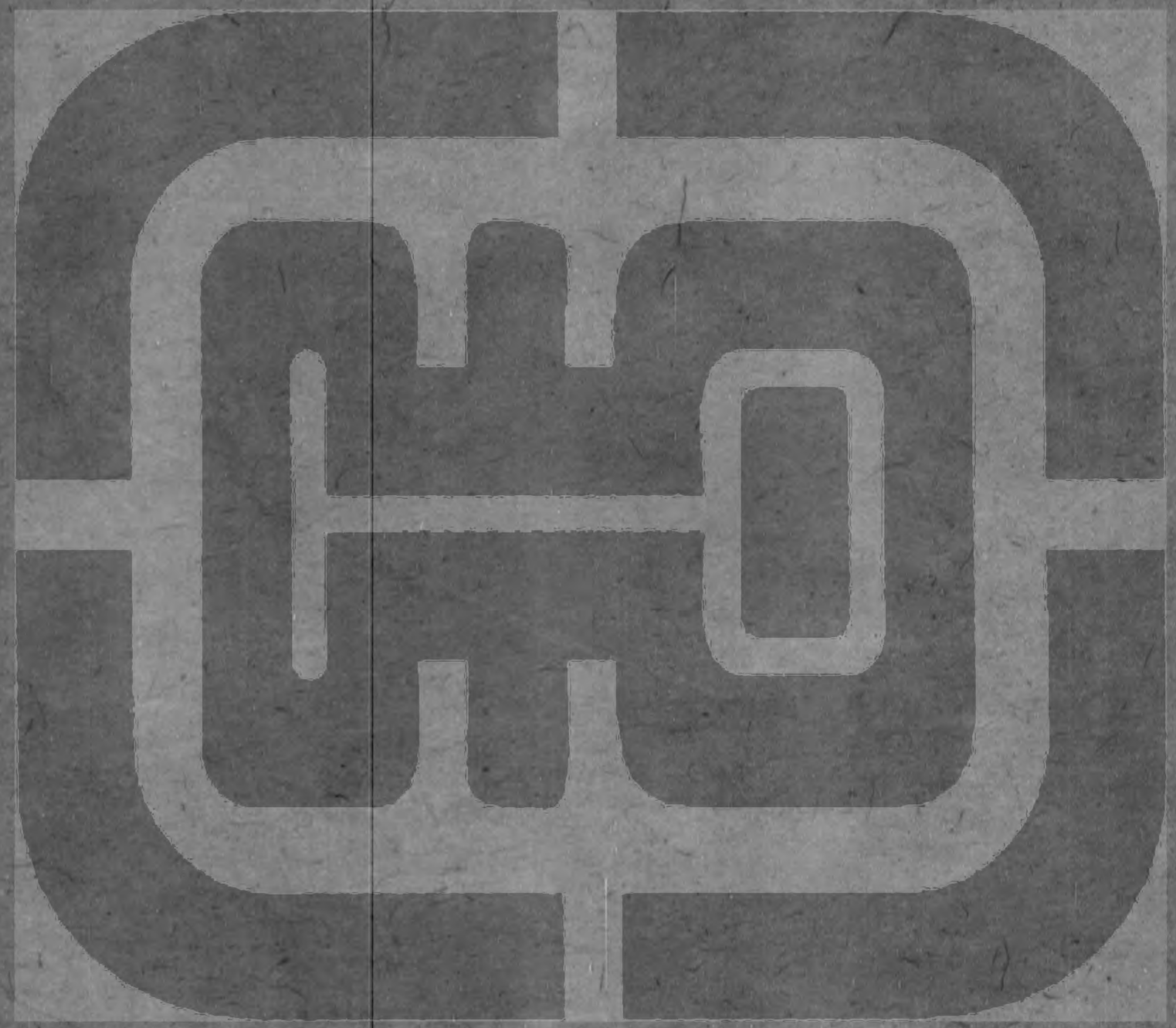
ψ+θ



孫惠
王鑒
高崧
葛洪
庾亮子彬 懌 第冰
冰第倫 詠 亮第懌 倫第翼
翼子羣 羣子雲 雲第恢 恢子盛 盛子羲
羲子石生 石民 石康 石季龍 石虎 石韜 石斌 石宣 石恢 石苞 石朗 石堪 石沖 石閔
熊遠
陳頵
郭璞

嗣子胤
謙弟簡

王湛 字處沖 父昶 叔父渾之

國寶 承族子

荀崧 子羣

范汪 弟甯

劉惔

韓伯

虞 弟謙

徐寧

冰子述 述子坦之
坦之子愷 愉子綏
愉子綏 祖台之

忱 袁悅之

張憑

庾敳 字子嵩 父毗 叔父純之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弈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户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引惠為大將軍參軍領舊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乂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夙舊深憂其致禍勸機讓鄙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

梁鴈懼罪因改姓名以逋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憲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干越辭旨慷慨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憲乃出見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郎中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憲不在越歎曰孫郎中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憲爲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彩除秘書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廙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壽陽憲乃率衆應卓發敗走廬江之憲既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閒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何銳爲安豐太守憲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憲下人推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賻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彊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

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氐羌遠遂不行送至隴
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爲功曹及靜去職遠送至會
稽以歸州辟士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
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
舉哀遠上疏言承傳之語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
侵犯遠近弔問荅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
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脩復園陵討除逆
類則天下響應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
桑弛廢遠建天子卽三公九卿諸侯躬耕帝籍之議時論
是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以孝懷皇帝梓宮未反
覆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麟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
是觀禮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非納軌物有塵大
教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
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弢遠上疏言且當命
將興師不宜親舉會弢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
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
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
其勉之及中興建帝賜諸更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

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案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爲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毀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轉爲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綝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廻協令威儀辛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以爲胡賊猾夏二帝幽殯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簡雅三失也世所惡者陸沈泥滓時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朝廷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賢安得及權責是以才不濟務好惡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累求遷寺中出補會稽內吏時王敦作逆沈充

舉兵應之加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寘資於亮以保境安衆爲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徵遠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繙名亞於遠爲王敦主簿終於鄱陽太守繙字鴈鵠位至武昌太守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琊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帝親征帝深納之即命中外戒嚴會弢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濤及弟子戡並有才筆濤字茂略歷著作郎無錫令戡字庭堅亦爲著作並早卒

陳顧字延恩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顧曰當使容車馬訢笑而從之仕爲邵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援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勑案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閒王顒屬結結至大會問主

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顧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且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荅曰詩稱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逢萬載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眞以爲汝賴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顧曰彥眞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若二千石此言非虛會結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元

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沛誰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當爲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尚書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顧固起義州遣顧將兵赴之薦同縣荀保州遂辟保疑拜駙馬都尉遭賊避難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爲參軍鎮東從事中郎表琇稱顧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顧與王導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由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

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
物墜喪今宜改張明黜信罰擢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
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補録事
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虛職故以避事任顧議諸僚屬乘昔
西臺養望餘弊小心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儁
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游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
尋之屋突直而燎焚丁甲之隙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
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
官初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已亥格其後論功雖小
亦皆依用頗意謂不宜以爲常式駁之曰聖主懸心賢貴
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孰不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
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子戎在新土音孫秀口唱篡消手
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義之衆結天下之心北
侯或加兵伍或出皂隸無戴三王建義席卷四海合起
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紫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隸
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寘之頗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
切之法非常倫之格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遭人爲

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父之白衣兼尚書
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
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策又爲隆孟觀雖出貧賤勳
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
將帥者言問核試盡其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
德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可躭隆虜七世內侍由余戎
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
幽滯之儁抑華校實則天
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
又爲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
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征還頵先至巴陵上禮侃以
爲能表爲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
相嫉妬說頵年老耳聾侃召頵還以西陽太守蔣舉代
之年六十九卒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
值歲饑悝采蔬不廢餐每致甘肥於母母撫幼弟以文愛稱寓
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悝藏匿軼子
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旌之以爲參軍遂歷顯位至
丹陽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少好學善史書總角時

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引崧爲主簿益相欽重
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又辭去職初悝以
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寃遂停喪五年
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悝備爲大臣違憲
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
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爲撫軍
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憲之崧曰
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耳便六軍整駕逆
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攘斃彼便於坐爲簡文書草

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勿
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
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所
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事衆之所駭遊聲嘖
嗜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慮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
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
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情保固維城所以
內愧于心外慙良交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
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

其外使王室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崧累小遷侍中是時謝万爲豫州都督疲於親冒相送方卧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万粗陳其意崧便爲敘刑政之要數百言万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龜故有才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孝宣官至散騎常侍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爲尚書郎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撰錄多駁正之以公方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筮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攄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明人趙載竊書青囊中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不而歎曰茫乎黙黙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游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

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妄之無心南度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趣裝去之愛主人婢無比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幘丈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三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災可除也主人從之璞因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單腳腳類象鼻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林曰艮體連乾其物壯戶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晃二午法當爲

禽兩靈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後卦名之是爲驢鼠
卜適了伏者以戟剌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
祠請殺之巫云此是郡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
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還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
有驢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
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幸蠶之木
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動
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汚金此木不堪直
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
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桐樹截斷如身長置
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之數日果震桐木粉碎時元
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
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并
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
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曰
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勤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
之縣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

即位大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纂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岳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干時陰陽錯謬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浅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井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爲

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
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潘子伯刑於市而血逆
流長摽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
之恠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
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
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征
役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
書有五事供御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災
而致慶因異而遷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

鼎武丁不爲宗天寅畏者所以招祥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基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重光四祖之風先彰漢之中宗聰悟獲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而康哉之歌不作翕和邪秽之塵未喜而任刑

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
者乎願陛下少鑒臣言踈遠賢良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
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侍日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
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并陽未布隆盛
仍積坎爲法冢刑獄所麗繆文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
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去山六七丈精光潛暗
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薄
擊良久乃解按時在歲前純陽之月日在癸亥金陰
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人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
所致也
留情陛下懇懇
日有咎責曾未
曰天高其鑒不遠
景
感退次光武
月告釁見懼詩人
有此變益明皇天
蝕月今年歲
相應應之以
洮結氷此明天人之懸符
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
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
以弭息羣謗矣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
帝之在東宮與温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

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脩威儀
色時或
璞曰吾
為害
著客
下符運
躋者

郎千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
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
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
璞上疏曰臣竊惟陛
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
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圖圄充斥陰
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

來必有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姦宄之妖
其後月餘日果薄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
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
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
多小人愚險共相扇動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接洪
範傳君道靡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
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效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
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顒顒
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

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
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勑法以肅理官克厭
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增矣疏奏納焉即大
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着羽
衣就濯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
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
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宮中璞上疏陳其妖異不宜
引之禁內臣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
崩谷因亡走璞以毋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
步人以近水爲言璞曰即爲陸矣其後沙漲數十里皆
爲桑田未暮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
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
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踰
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
璞會暨陽縣復上言白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
文多不載璞嘗爲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
以葬龍角比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
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荅曰能致天子尚耳

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造之或值璞在婦閒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躲身被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吾禍卿亦不免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潛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亦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為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宗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閉曰卿更筮五言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言可不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此栢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閒得一大鵲巢密無蔽之初璞行經越城閒遇一人呼閒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廿六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

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及王敦平追
贈弘農太守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常令璞筮公家
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偃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
帝即位將改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意郭生之言郭丘
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
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
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筮其後嗣卦成曰姊諸子並
當貴盛然有見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
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新生白狗
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
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惜之將
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
之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
之占驗皆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
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
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
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璞博於世所作詩賦誄頌
亦數萬言子盛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字雅川丹楊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慕富貴幾道耦蒲嵩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輩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嶇嶮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術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魏玄玄亦内

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帥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内侯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

親交薦洪才堪國史遷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元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求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上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元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聘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蔽廬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鷙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驢而追飛兎之軌飾嫫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篤陋求婇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奔父之隣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彊赴紅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北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棁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

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爲會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梗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閨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毀謗眞正故余所著悉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爲名其餘所著

碑誄詩賦百卷後撰隱逸傳贊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絶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興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度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筆姿

容善談論性好莊老書風格整峻動由禮節閨門之內
不肅而成時人以爲憂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
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疑然自守時人皆
憚其方儼莫敢造之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
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娉亮妹爲皇太
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
轉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
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
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

足留聖心太子甚納正而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
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
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爲中
領軍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上疏辭讓深陳外戚之
戒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
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
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
亮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
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

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兼有異謀亮直入卧内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兼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悠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兼宗帝室近屬羣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歷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乃徵峻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亮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慮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拒之不能制峻

乘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棄小船西奔亂兵相剥掠亮左右射賊誤中袍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賓賊衆心乃安亮攝其三矛懌條翼南奔温嶠喬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簿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旨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歎雍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棟侃於是尤相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敗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戰峻軍乃退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温嶠舟亮得進見稽顙嗚咽語羣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諭

此社稷之難非勇之責也亮上疏謝罪陳誠優詔荅之
亮又欲遁逃山海自豐陽東出詔有司録奪舟船亮乃
求外鎮以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
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亮遂受
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
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術
劉仕等步騎一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
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
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
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鎮武昌江三州刺史開府儀
同三司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
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
法大臣患之陶侃欲起兵廢導郗鑒不從乃止至是
亮又欲率衆黜導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
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志乃解豫州授輔國將
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蔡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

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等
冀爲南鑾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嘏爲
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一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
僞荆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張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
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
虐滋甚内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彊並佃並
守脩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
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
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兵
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蹙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
逋竄匿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
泗壽陽所宜進據襄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經
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以資用未備不可
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陷郪城毛寶赴水而死
亮深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
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郡城還沒憂憤發疾會王道薨
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事亮又固辭帝許之咸
和六年薨死時年五十二追贈太
尉諡曰文康喪至車駕

臨石鼓又贈永昌公印綬亮
答曰之人真兵將若弄何充會之默可
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殿
寶之亮曰爲有已之不安前
昌諸葛氏殷浩之徒棄秩夜往
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
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坐
已三子皆義鮮柳年數歲雅量淵
神色自若乃徐跪謂嶠曰君侯
何至於此論者謂不
及王疏陳見志不受
玉爵於王亦侯入情
義之論不刻於王勸亮
入浩懇而退亮在武
豎所攄儀而不覺亮
住老子於此處與復
其坦率行已多此類
父溫嶠嘗隱暗相之

減於亮蘇峻之亂遇害義少有時譽初爲吳國內史時
穆帝頗愛文義義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其詩文多不載
義方見授用而卒子準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爲豫
州刺史西中郎將鎮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江州刺
史準弟楷自有傳鮮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
鎮襄陽鮮年十五以書諫止翼翼甚音之升平中代孔
嚴爲丹陽丹表除衆役六十餘事太和中代王恪爲中
領單卒於官子恒尚書僕射贈光禄大夫亮弟懌字叔
預少以通簡爲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羲辟不就東海

王冲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爲功曹除暨陽令又爲冲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三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凡亮總統六州以懌寬厚容衆故授以遠任爲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氐羌諸軍事懌遣牙門霍法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虎亮表上貶懌爲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曰懌御衆簡而有惠州户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退其文武之

忍轉已安定晉師文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冀一安隱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屯半洲尋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無湖懌嘗以勾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一管絃繁奏韓爺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

欲爾邪懌聞遂飲鴆而卒時年五十贈衛將軍謚曰簡
子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太尉辟皆不就調補撫軍
會稽王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寧夷護軍尋陽太守年二
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惜之子玄之官至宣城內史
懌第冰字季堅亮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
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嘗以爲庾氏之寶司徒
辟不就徵秘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司
徒右長史出補吳國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
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舒以冰行舊武將軍
距峻別率張健於吳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進冰
率衆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而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
含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勳爲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
遷給事黃門侍郎文讓不拜司空郗鑒請爲長史不就
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徵爲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爲
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
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
歸冰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
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

頗任威刑殺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吾
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穆之道冰
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户口料出
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固辭許之
成帝疾篤時有妄爲尚書符勑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
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
外出會弟翼當伐石虎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
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
進號左將軍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
昌以爲翼援臨發上疏頻盡忠益頃之獻皇后臨朝徵
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
空謚曰忠成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
子襲嘗貨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
江虨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畢死之日斂以時服
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
此稱之冰七子希襲友蘊倩覬柔希字始彥初拜秘書
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爲長
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希既

后之戚屬冰女又爲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太和中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蘊爲廣州刺史並假節交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魏會稽王參軍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桓溫深忌之初慕容儁圍梁父斷潤水泰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曾高平等數郡皆沒希坐免官頃之徵爲護軍將軍希怒固辭希初免時多盜卄府軍資溫諷有司劾之復以罪免遂家于晉陵之暨陽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交爲東陽寮于暨陽及海西公廢桓溫陷倩及柔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難便與弟邈及子傪之逃于海陵陂澤中蘊於廣州斂鴆而死及交當伏誅友子婦桓祕女也請溫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沉希之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溫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沉之子遵與希聚衆於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耽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內囚徒數百人配以器杖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溫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誅除凶逆京都震擾內外戒嚴屯備六門平北參軍劉奭與高平太守郗逸之遊軍督護郭龍等集

衆拒之卞眕又與曲阿人弘戎發諸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邈及子姪五人斬于建康市遵及黨與並伏誅唯友及蘊諸子獲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冰弟條字幼序初辟太宰府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秘書監賜爵鄉侯出爲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黃韜自稱孝神皇帝以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衣皂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故祿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條第翼字稚

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溫以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

護國將軍假節及郛城太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仗石城得全翼之勳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趙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虎汝南郡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為已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將兵都尉錢矎陳事合旨翼接為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書曰殷君始往鉉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第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

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淇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
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偪儡豪彊以爲民蠹時有
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倫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
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
爲官出二千户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
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
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愆謬江東事去寔此之由也
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
目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
叛督監者復何異邪習異有風方牧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庶
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虎牟已六十奢淫理
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毓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
無掣手之虜則江南不異秦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
顧怨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
泻五日湔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
尋陽太守袁眞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
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
以長懷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

謂桓溫可渡成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袁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垂事會兵闇拙遠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言襄陽荊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指斥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江流若頓兵堅壘宜入汚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並在馳遣啟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賊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同桓溫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破之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寇雠賞參軍桓豈卒翼

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國家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遷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爲尋陽太守詔使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後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脩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江陽翼如厠見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荆州刺史司馬朱壽爲左司馬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求

和元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翼卒未幾部將于瓊戴羲等作亂殺將軍曹據襄陽史江虨司馬朱壽將軍袁眞等共誅之爰之有識風彩爲桓溫所廢溫既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江中軍事領義城太守代方之而方之之愛之並遷徙于豫章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顗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簞瓢屢空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以面於無聞或得之疲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爲周顗所重顗常歎曰

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
拜驃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參軍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干時王敦擅
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興縣縣宰東海徐寧字
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
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至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
不必無徐寧眞海岱清士因爲敘之即遷吏部郎竟歷
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彝驃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
以功封萬寧縣男卉楊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
經變亂宜得望實若上以彝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
適得太眞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
能國乎方外務差輕欲得此事彝上疏深自稽引內
外之任並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
彝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爲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
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袒憲以郡兵寡弱山人易
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
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安宴乃遣將軍朱籍

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陵會朝廷遣將軍司
馬流先據慈湖為賊所敗遂長驅逕進彝以郡無堅城
遂思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縣
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偽與通和以紓交至
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殺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
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
將韓晃攻之縱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恒侯之不可負國也
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恒侯猶恒侯之不可負國也
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盡

曰彝若降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彝
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晃所害年五十三時
賊尚未平諸子並流送宣城人紀世和密義敬養之賊
平追贈廷尉諡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
追贈與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可成璞以手
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
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沖溫別有傳雲字雲子初為驃
騎何充參軍尚書郎不拜龔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
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為江州刺史尋卒廬于

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加都督司豫
二州軍事領鎮纛護軍西陽太守假節雲招集衆力志
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溫執權有司不敢彈劾
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貞子序嗣官至宣城內
史豁字子朗初辟司徒府秘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爲
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時謝
万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溫命
豁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擊
慕容麝麝破之進號右將軍溫既內鎮以豁監荊揚雍
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溫
州刺史司馬勳以梁益叛豁使其參軍桓羆討之而南
陽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豫據宛城以叛豁與竟
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僞南中郎將趙盤於宛盤退
走豁追至魯陽獲之送于京師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
事溫薨免還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符堅寇
蜀豁遣江夏相竺瑤龍驤之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瑤引
軍退頃之堅又寇涼州弟沖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
江州刺史石秀浜流就路豐節度豁遣督護桓罷與序

等游軍沔漢爲涼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
郎王彪之詣豁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
沔北軍事兗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
襄陽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
讓不許及苻堅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
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戍漢川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
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戍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
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
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以貽則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持
節監護喪事豁時譽雖不及冲而甚有器度但遇疆寇
出功業不建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
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
生石綏石康知名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趫捷絕倫從父
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虎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
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虎跳石虔亦跳高於
猛虎猛虎伏復拔得一箭以歸從溫入關收父冲爲苻
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中而還
莫敢抗之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

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眞以壽陽
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尅其高城
又擊苻堅將王鑒于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
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入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
戎有方古人絕哭金革不避況在餘哀豈得辭事可奪
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將軍苻堅荆州刺史梁成襄
陽太守闇震率衆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漑
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旣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
尅管城禽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
頭具裝鎧三百領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
太守進據樊城堅密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沖
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尋
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本位又之命移鎮焉頭石虔求停
襍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闇震功
追爵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第振
字道全少果銳而無行玄爲荆州振爲揚武將軍淮南
太守轉江夏相以九橫見黜及玄之敗也桓謙匿於沮
中振逃於華容之渊中玄先令將軍王稚徽戍巴陵稚

徵遣人報振云桓欽已赴京邑馮稚等復平尋陽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昇死大怒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更奉進璽綬以琅邪王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多所殘害振營于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戰振弟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過宗之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紿曰已前走矣宗之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聞振該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湨城復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德謀率衆遠追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醉且

中流矢薨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石秀幼有令名風韻
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
方之庾純甚爲簡惠久帝所重辟爲荆州請爲鷹揚將軍
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冲爲寧遠將軍江州刺
史領鎮繼護軍西陽太守居尋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
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嘗從冲獵登九井山
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詠而已謝安
嘗訪以世務默然不荅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
嗣嗣以問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

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
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玉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爲
參軍叔父冲上疏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
將軍領襄城太守成夏口與石虔攻苻堅荆州刺史梁
成等於竟陵明年又與隋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將
慕容垂姜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冲薨
詔以石民監荆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桓氏世蓋
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爲人情所仰初冲遣竟陵太守

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淝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執東中郎將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陵二戍獲關中擔幢伎以充太樂時苻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輿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刺史與遼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卒無子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長史會稽世子元顯將伐桓玄石生馳書報玄玄甚德之及玄用事以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石綏元顯時爲司徒左長史玄用事拜黃門郎左衛將軍玄敗石綏走江西塗中聚衆攻歷陽後爲梁州刺史傳散之所殺石康偏爲玄所親愛玄爲荆州以爲振威將軍累遷荆州刺史討桓放功封武陵王事具玄傳

石豁弟秘字穆子少有才氣不倫於俗初拜秘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爲輔國將軍

宣城內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
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勳平還郡後為散騎常侍徙中
領軍孝武帝初即位妖賊盛逋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
康俱入擊之溫入朝窮考誅事收尚書陸始等罪若
甚衆祕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溫疾篤
祕與溫子熙濟等謀共廢冲密知之不敢入頃溫氣
絕先遣方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遂居于
墓所放志田園好游山水後起為散騎常侍凡三表自
陳詔曰祕受遇先朝見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褒尚告
誠兼有疾疢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祕素輕冲冲時
盛祕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
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睠遇先冲卒長子蔚官至
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玄基以為醴陵王祕弟冲字幼子
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愛之弱冠太宰武陵王
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懿護軍西陽太守從溫征伐
有功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
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鎮襄陽又從溫破姚襄
太守鎮襄陽又從溫破姚襄及虜周成進寇征虜將軍

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
陽譙二郡太守溫之破姚萇
于潯陽冲在江陵未及之
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
邊還所鎮初桓玄後冲兄
無由得之溫乃以冲為質
養賈德郎賈德郎即冲小
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
江州豫三州之六郡
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
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
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
妻子北叛冲遣將討獲之
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
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
德也遂厚報之頃之進監
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

江州凡十三年而溫薨孝武帝詔冲為中軍將軍都督
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賻溫錢布
漆蠟等物而不及大殮冲上疏陳溫素懷每存清儉且
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冲猶固執不受初溫
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已決冲既涖事上疏以為生殺之
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冲既代溫居任盡忠
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
輔政為羣情所歸冲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揚州自求出
外桓氏黨與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止之

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為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又詔冲及謝安並加侍中以甲伏五十人入殿時丹楊尹王薀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薀為方伯乃復解冲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熟既而苻堅寇涼州冲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拜表以聞優詔聽許會張天錫陷沒於是

罷兵俄而諸卒還都督江荊雍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為江州刺史冲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溧州冲既到江陵時苻堅彊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不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南平孝陵縣界地名上明田

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築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其狂狡送死則舊壘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遂乘其疲憊撲前翦爲易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荆州水旱饑荒又沖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堅遣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襄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與所在陷沒沖遣江夏相劉遐東南中郎將桓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襄畏懦不進乃又爲賊所摘沖深自處責上疏送章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之詣沖諮謀軍事沖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根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按堅兗州陽攻武當走堅兗州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邵城苻熙石越寇新野沖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主以夏口江沔衝要密邇彊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彊蠻請以王薈補江州刺辭不欲出於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輔代之沖

薈始遣兄邵喪將葬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詔從之時薈

聞之而怒上疏以爲轉
冲使石虔伐堅襄陽太
人送于京都詔歸冲府以
使其將郝貴守襄陽冲
沔北田稻稅六百餘户
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
遁走三郡皆平詔賜錢百
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
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
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
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
興召吏佐對之數曰謝安乃
天敵垂至方遊談不暇唯遣
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
不克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

交武無堪求自鎮江州帝許之
闔震憑之及大小帥二十九
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
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
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
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當
尚袍表千端初冲之西鎮以
寧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
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

號哭盡哀後玄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脩
崇弘羨怡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弟子姪之冠沖既代鄂西鎮詔以嗣督荆州之三郡豫州
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約脩所住齋
應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陽襄城二郡
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謚曰靖
子胤嗣胤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弈世華貴甚以恬退見
稱初拜秘書丞累遷中書郎秘書監玄甚欽愛之遷中
書令玄篡位為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死歸降詔曰夫

七贈太尉本官如故謚曰
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
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
加服之命處士南陽劉
之禮之甚厚又辟處
感其好賢乃起應命
眞親戚唯沖獨與謝
終以此為恨言不
老幼皆臨江瞻送

善著則祚遠勳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嘗後晉國子文之德世嗣穀存故太尉諶沖普藩陝西忠誠王室諸子榮凶自貽罪戮念沖遺動用懷于懷其孫亂宜見矜宥以獎爲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東陽太守穀仲文永嘉太守駱球等謀反陰欲立亂爲玄嗣事覺伏誅嗣弟謙字敬祖詳正若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無錫徵拜尚書驃騎大將軍九顯弘爲諮議參軍轉司馬元興初朝廷將代玄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沖有遺惠於荊楚懼

人情向背乃用謙爲持節都督荊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假節以安荊楚玄既用事以謙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兄弟顯列玄甚倚仗而內不能善也改封謙寧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玄簒位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懦尤不可以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已守西陵振既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先是謙縱舋藩於姚興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

謙共順流東下與閻謙曰臣門著恩荊楚從等玄禾雖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驚動與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之縱疑之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主言神矣後與縱將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冲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譙斬之謙弟脩字承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既旋軍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崩駭脩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並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爲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爲廣州脩未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荊州御史中丞江績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爲身計

疑誤朝算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凝之爲中護
軍頃之玄破仲堪佺期詔以脩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
尋復爲中護軍玄執政以脩都督六州右將軍徐兗二
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玄簒以爲撫
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斬之徐寧者東海郯
人也少知名爲興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
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
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興縣彝乃造之寧肯
惠溥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至

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語在彝傳即遷吏部
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
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第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
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
龍顙大鼻少語言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
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躭玩守靜
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翫之湛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
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爲玄理微妙有奇

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
聞其言不覺憭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
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
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絶難乘濟閒湛曰叔頗好騎不
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
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
能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薦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
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
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

自其父曰濟始得一奴乃濟以上大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
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吝及是帝又
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
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
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
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為汝南內史元康五
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脩尚
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餙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
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賞異之比南陽樂廣亦永

寧初爲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益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其子毗曰夫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慶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因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何足惜郭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聞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穿窬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勉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等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祖至承世有高名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如父子述嗣述懷祖小孤事母以孝聞安

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
坐客令馳辯異端競起而述
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至
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
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
屬既見無他言唯問以在東
米價述但張口不答導曰
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
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
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
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
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
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爲
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
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
著作郎並不行歷庾
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
欲移鎮避之述與冰言天道
遠鬼神難言達人君子
直道而行何避之有時朝
議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
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
稽內史在政清肅終日無
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
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
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
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
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
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
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
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
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
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
謙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

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
并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
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
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
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
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
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
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
具爲州司所檢有
宅宇舊物不壹於昔始爲當時所歎但性
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
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搦内口中齧破而吐之既
蹠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常忿述極言罵之述
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
和二年以年逾懸車上疏乞骸骨歸老丘園不許遂竟
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温平洛陽議欲遷都

延憂懼將遣侍中立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鄴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絶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虨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東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虨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者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免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發莊論以闢之爲當世所稱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

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嶠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楊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表言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也表奏帝納之時謝安愛好聲律蓄功之慘不廢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復聊以自娛耳若潔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荅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

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
及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議
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摽童擿句一一申而釋之
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好標明
賢勝多類此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
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
死罪福皆不虛唯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
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
及私唯憂國家之事朝野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
獻坦之弟褘之字叔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
郎年卄二十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字沈
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龍驤將軍爵愉稍遷驃
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
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
前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誅死
弘愷爲吳郡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
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揚尹及桓玄等至江宻愷領
六守石頭俄而玄等克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

及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簒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亡桓氏壻父子宿舊又輕侮劉裕裕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圖舉亂事被詐二弟十餘人皆伏法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夕謝二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宮親戚超遷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狎暱逐開設西堂

及道子輔政以爲祕書丞儀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權擅扇動內外中書郎范寧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寧寧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詣道子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

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擲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彝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合之懦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奢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踈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劒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白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邪佞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並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才器各居名藩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主相以討諸

侯國寶許之珣偁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偁偁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尅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拒王恭道子既不能拒諾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妓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秉徙其家屬於交州國寶第世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寧與張玄相遇寧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有發悅不與之言玄失望便去寧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向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寧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寧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君方伯

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荆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弈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玄鞭門斡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彌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吊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類此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諡曰穆愉子綏字度歟少有美稱厚自矜遇嘗刻鄙而無行父愉為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降時人每謂為試守孝子桓玄之為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為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血流滂沱俄拜荆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亂舜名為後進之秀謐位宦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祖父漢鷹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

綏亦著稱八世繼軌軒冕莫與比焉承族子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尋爲楊駿腹心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侯嶠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布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導請

爲軍諮祭酒轉尚書左丞出爲廬陵太守入爲侍中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喪庶民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蒸不人雖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黜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秘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晉陽太守嶠以京邑望重不宜以疾居之乃補廬陵都乃拜嶠廬陵

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帛百匹錢十萬孫亭官誼
曰舉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
史淡子慶世驍騎將軍表悅之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
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長短說甚有精理始為謝玄參
軍為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止齋戰國策言天下
要惟此書後甚覺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攬
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祖台之者字元慮范陽
人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書行於世
荀松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彧之玄孫也父顗羽
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為拜親之交松志操清
純雅好文學齠齔時族曾祖顗見而奇之以為必與顗
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
侃曰奧曰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
是賢兄輩人也其為名流所賞如此泰始中詔以松代
兄龍驤將軍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趙
王倫引為相國參軍倫簒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尚
書吏部郎太常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松
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岳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松被

髮徵車守長號泣賊棄其母於地奪車而去崧被四
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千密山服闋族父蕃承制以崧
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城太守時山陵
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脩復山陵以勳進爵舞
陽縣公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
由陵公為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
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即遣子
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
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頓等潛軍襲穰縣曾發

兄僞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使崧
與刁協共定中興朝儀從弟馗早亡二息序歛年各數
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胤廢絕
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龔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
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
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
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
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乃
上疏請增置四人會王敦之難不行數表以崧為尚書

左僕射及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實所思詳檢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于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既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松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太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封平樂伯坐使威儀偪猛虎所食免職後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尚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又領秘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羊鮓裹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松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松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松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諡曰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牋請增崧寵秩不從升平四年松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匹有二子粲羨粲嗣粲字令遠起家秘書郎稍遷尚書左

丞裴有儀操風望雅爲簡文帝所重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裴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補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至散騎常侍大長秋羕字令則清和有進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羕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羕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

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羕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爲參軍移帝又以爲撫軍參軍徵補太常博士皆不就後拜秘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爲長史既到裒謂佐史曰荀生資逸羣之氣將有沖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羕在事有能名故君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羕之少者羕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鄭襲成淮陰羕尋北鎮淮陰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尋加監青州諸

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
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
[illegible]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皝攻
[illegible]沈討之擒騰盤送建康徇諸軍次琅邪而蘭已沒羨
[illegible]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雅等三千人守
琅邪參軍戴逡蕭鐳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
萬屯汴城甚為邊害羨自鎮廣陵水引汴通渠至下邳阿以
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虎死胡
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
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代平北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
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淵落股肱腹心將復誰
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晏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
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
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
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
蔬食然薪寫書晝寫晝讀誦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亂王師敗績汪乃逃道西歸庾亮溫嶠皆已異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彊未敢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先雖彊易弱朝廷若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度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尋陽縣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重轉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尚書侍郎時度翼將悉即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聞尋轉屯襄陽汪上疏以賊衰弊然得臣猶在連兵不解患難將起國家宜以萬全至安爲計宜且嚴詔喻冀鎮養銳以爲後圖尋而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爲長史桓溫代翼爲荆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溫頻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

寇二州刺史既而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不敢親談者爲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杜門後二十姑孰見溫溫時方起盛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己而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既至纔坐溫便言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癡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時年六十五卒于家贈散騎常侍謚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甯最知名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覽通簡文作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虛浮相扇儒學日替甯以爲其源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以闢之溫薨後於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爻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

王道士懼爲竇所不容乃規
太守或爲簽之不吉帝曰逸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
死邪竇不信卜占固請行發上疏陳時政得失帝善
之竇之出非帝意故所啓多合旨在郡又大設庠序遣
人往交州採珻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
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
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堂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
之上言曰豫章郡居北州之半太守臣竇入參機省出
宰名郡而躬其奢濁所爲狠藉郡城先有六門竇悉改
作重樓復更開二門舍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
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竇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
左宗廟古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功夫
萬計竇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
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竇嚴威屬縣惟令速
立顯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
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竇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
宰郡乎以此抵罪子秦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許帝以
竇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竇嘗患曰痛就中書

侍郎張湛求方湛因朝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
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
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
目疾得此方云用猪讀書一冬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
觀四日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旋
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
睫遠視尺棰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
乃亦延年審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
六十三卒于家初審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
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
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汪叔堅字子常
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參軍
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帳
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棄市廣二
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
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父
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
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

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
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吳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
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
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
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
贖父者豈得不贖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
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
嘲笑之聞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戲今之所以宥
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
請聽來許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
交與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禍怨於後也成帝從
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期雖經學
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于時清談之士庾鯤韓伯
袁宏等並相知友爲秘書郎累居顯職終於黃門侍郎
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劉惔字眞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
字純嘏侍中第潢字仲謀吏部尚書皆有名中朝時人
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

遠有標奇與母注氏寓居京口織荳編以爲養雖華門
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唯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
比之袁羊悛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
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者悛復喜母又不聽及
悛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
悛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
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殺浩難之不能
屈帝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悛盛素敬服
及至便與抗荅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掌大笑

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
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悛數曰夫君下訕上
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
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
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義之雅相友善
郗愔有倉奴善知文章義之愛之每稱奴于悛悛問何
如方回郗義之曰小人耳何得比郗公悛曰若不如方
回故當奴耳桓溫嘗問悛會稽王談更進郗悛曰極進
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悛曰故在我輩其高自

標置如此憺無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爲荆州憺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當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唯憺以爲必剋或問其故云以摘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憑辛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也尤好老莊任自然趣疾篤有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憺曰丘之禱久矣遂卒官年三十六孫綽爲之誄曰若冥冥者實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憺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眞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耶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彦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座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座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座皆驚惔延之

上座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悽遣傳
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
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毋殷氏高明有行家貧寡
伯年數歲至大寒毋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
且着襦尋當作複袴伯曰不復須毋問其故對曰火在
斗中而柄尚熱今既着襦下亦當暖毋甚異之及長清
和有恩理留心文義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
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
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强正五愧王
文度自此以還吾皆自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
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同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
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illegible]爲謝安
主簿居喪廢禮時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
嘲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當[illegible]
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濁而我世
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已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
王坦之又常著公謙論以難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善其

辭旨以爲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之轉
丹楊丞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
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即贈太常子璯
守王衡陽太守

通志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四十一

晉

王舒子允之

虞潭孫嘯父 潭兄子騭 顧眾 張闓

陸曄曄弟玩 玩子納 何充

蔡謨 諸葛恢

孔愉子汪 叡 褒 弟祗 從弟羣 褒子國 從弟羣子沈 毅浩 顧悅之 蔡齋

丁潭 張茂 陶回

謝尚 謝安 安子琰 琰子混 安兄奕 奕子玄

通志一百二十八

安萬石 万弟石
石兄子謙 弟子邈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爲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爲秘書監以寇難方路險塗車騎歸洛陽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聒益爲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爲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爲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咨詢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轉

領望府咸稱明練哀羣遂代哀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
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
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爲鷹揚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
蠻校尉監荆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
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荆州平西將軍假節尋
以陶侃代舒轉舒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
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爲湘州刺史將
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爲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
司徒王導欲詐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舒
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會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
嫌舒後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鄶
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
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
郡以吳王師震駭爲軍司徒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
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
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
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
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

之西江爲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
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
等並敗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
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
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
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
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
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
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
留藻錢唐使衆颺守紫瑒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
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
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
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
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
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進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
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
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
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

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
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
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
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
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參軍被害晏之子嶠之
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允之
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客曰此兒神情爲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
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
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
污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
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罷定省敦許之至都以參
鳳之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明帝舒爲荆州允之
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无
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
雷罨縣侯邑千六百户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
尉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
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
海内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輩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

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爲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爲吳郡而以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子睎之嗣卒子肇之嗣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弈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爲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爲司馬領寧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薦左遷陶侃使廙代爲荊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讓留侃敦不許廙爲俊等所襲奔于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共迎華玉猗以距廙廙督諸軍

討曾又爲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虞擊曾衆潰虞得到州虞性儁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虞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虞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虞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虞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鯤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儁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虞明古多通鯤遠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卒相視盡如何子頤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頤之弟胡之字脩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楊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撓石冕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亦

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爲尚書廣弟彬
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禄大夫傳祗
辟爲掾後與兄廣俱渡江爲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
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參軍轉典兵參軍豫討華軼功封
都亭侯愍帝召爲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徙
義興内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
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
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
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

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
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
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
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
爲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
有腳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
敦曰腳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
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
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

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貴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異同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近親此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爲大匠以營創勳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彪之字叔虎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爲司馬累

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
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
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
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
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
帝為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
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
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
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三品縣
侍御史奚郎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
耳殿下昔用士多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
廁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
此談者謂頗兼卜術待進殿下若超遷寒悴當令人才
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
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
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為殿下計皆自為計耳若殷
浩去職人情駭懼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
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挾表間罪鄉為其首事任如此倩

鬱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以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忩忩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問聞鄉此諠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靡之上議請省官并職言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官少故也蓋官衆則缺多缺多則遷速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斯誠責實致治之大務也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靡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得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若

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健苻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因上簡文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疾病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譏簡文曰武陵箸中大脩器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馬彎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尪西藩兵權盡在一門亦非深根固蔕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士户歸者三萬餘口桓温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

動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遭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
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
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譴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
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
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
爲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
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
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
儀既絕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著彪之神彩毅然

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
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
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
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
勿復言及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
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
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
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

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
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
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
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
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
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沖及安夾輔
朝政安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皇太后宜
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
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

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
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
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
在乎己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為言安竟不從鑾還尚書
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
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
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
臺都坐猶不敢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為儉

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脩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飾後世謂人無能儉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脩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儉之世不改營葺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二十萬以營醫藥

大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祿爲贈諡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太守彬季父琛國子祭酒琛子稜字文子少歷清官渡江爲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

萬曆十八年

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爲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閨上心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群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勳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

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
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
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
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恢仍轉南康太
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
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
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為弢所逼潭進軍救
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版潭為湘東太
守復以疾辭弢平後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

國中尉帝為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
以疾告辭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
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眾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
乃進赴國難至上
領前鋒過浙江
內史潭即受命
潭曰起大義而
禽罷兵徵拜尚書
位出為吳興太守

廣明帝手詔潭為冠軍將軍領會稽
眾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眾咸懼
鷹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
躡充潭次于西陵為坦後繼會充已
表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即
位出為吳興太守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充功

進爵零陵縣侯
郡軍事會王師北
守以俟四方之
舉侃等假譚節
勢東西檄前書
自貶還節喪而
軍將軍吳國內
後功進爵武昌
姓饑饉死亡塗地
侯邑一千六百户是時軍荒之後百
譚乃表出倉米振救之又脩滬瀆壘
續大船運遷譚勢弱不能獨振乃固
會陶侃等下譚與郡鑒王舒協同義
揚州浙江西軍事譚率衆與諸軍并
護沈伊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譚
平譚以母老輒去官還餘姚詔轉鎮
復徙會稽內史未發復還吳郡以前
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譚貌雖和弱而
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勤有儉約以母憂去職
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
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禄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給親兵二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于位追
爲寧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帝支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
不聞有獻替邪請夕家遺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
温蟹魚蝦猶未可致臣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

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廣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隆宴初爲吳國內史徵補尚書未發而王處舉兵版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入吳興應募敗有司奏嘯父與處同謀罪應斬詔以袒潭舊勳聽以疾贖爲庶人四年復拜尚書桓玄用事以爲太尉左司馬尋遷護軍將軍出爲會稽內史義熙初去職卒於家潭兄子駿字思行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爲東部郎情好甚篤彝遭溫拜駿駿使子谷拜彝廢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夫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卒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內史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驃騎將軍榮之族弟也父祕交並不行元帝爲鎮東將軍命爲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鄉俟辟丞相掾祕卒州人立衆兄壽爲刺史尋爲州人所害衆在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嶠嶠六年乃還祕魯

莅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踐阼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出補南康太守會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衆徑之郡不過敦甚怪焉及敦構逆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爲動容敦意漸釋時敦又怒宣城內史陸曄衆又辯明之敦長史陸玩在坐代衆危懼出謂衆曰卿眞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敦事捷欲以衆爲吳興內史衆固辭舉東部郎桓彝彝亦

薦衆事並不行敦鎮姑孰復以衆爲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爲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于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悛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悛悛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舉又與張悛剋期効節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揚威將軍仍舊衆從弟護軍參軍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衆與颺拒要擊徽戰于高莋大破之收其軍實謨

以冰當還任故便去郡衆遭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
御亭恐賊從海裏道入衆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
攻無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
隅由婁縣東倉與賊列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
苞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並檄衆為五郡大督
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為衆前鋒與賊戰沒衆
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鋭義軍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衆
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
便為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
說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為參軍明率
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
留錢弘為吳令軍次路亭即斬弘首衆進住吳城遣督
護朱祁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閎共守廣亭健遣馬流
陶陽等往攻之閎與祁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
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衆唱謀非已
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
就更拜丹楊尹本國大中正入為侍中轉尚書咸康末
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未拜以母憂去職穆帝

即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爲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時充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充崇信佛教衆議其糜費每以爲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入門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每優遇之以年老乞骸骨詔書不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特進光禄大夫謚曰靖長子昌嗣爲建康令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張闓字敬緒丹楊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即引爲西曹掾累遷侍中領軍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强起之闓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及帝爲晉王拜給事黄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翼勳賜爵丹楊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時所部四縣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歲豐稔萬洪爲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爲之言曰張闓興陂溉田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乃以聞爲大司農闓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

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闇爲太尉營建
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之役闇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
使闇持節權督衆軍王師潛與闇謀密宣太后詔於三
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王假闇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
將軍陶回共赴舅楊義軍壘到晉陵使內史劉胡盡以
一部穀并遣吳郡廖文運四部穀以給將軍都鑒又與
吳郡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
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
遷延尉以疾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

子混嗣閤歷長
陸曄字士光吳
平相篤弟散騎
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
家世未之公矣
喪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
先氣息裁屬屬
真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
烏汪三縣令皆未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
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
累遷散騎常侍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
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

中徙尚書領州十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在職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壼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與王導卞壼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禁詔録尚書事如散騎常侍成帝踐阼以曜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當侍如故時共推曜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

勳進爵爲公封次子瑕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詔許之曜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諡曰穆子謐散騎常侍曜弟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辟爲掾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愚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爲

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郭平尚書令郗鑒議敦
佐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
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
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
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
詔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
玩頻自表讓優詔褒揚重復終於不許尋而王導郗鑒
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
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索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令乏才以爾爲柱石莫
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感卿良箴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
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雖登公輔
謙讓不辭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乃從命所辟
皆寒素有行之士玩冀亮累世當以弘重爲人主所貴
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
之徒莫不歸其德宇以疾薨于位年六十四謚曰康給兵
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
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勳先陪陵而葬宜是特置與

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始弟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絶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爲建威長史累遷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自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勑中廚設精饌酬飲極懽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婢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襆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俶於是

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
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頃
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
常侍俄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
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
居纖兒欲攘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禄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為贈長生先卒無子
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為廷尉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魏光禄大夫禎之曾孫也祖恒
豫州刺史父睿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
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狼籍
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
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為之
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
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即王導妻之妒子充妻明穆皇后
之妹也故少與導善導嘗詣道寺以麈尾指牀
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導佐命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
為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即位遷給事黃門侍郎

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為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虞喜喜拔郡人謝奉魏顗等以為佐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詔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楊尹王導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中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為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故又領州六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謂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

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
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
充對曰陛下龍飛宜冰之力
世帝有慙色建元初出為驃
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
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
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荊二州

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
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
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
穆帝冰翼深恨之獻后臨朝
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
宜復監中書許之徙加羽林
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
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
然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

邪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
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
充對曰陛下龍飛宜冰之力
世帝有慙色建元初出為驃
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
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
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荊二州

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
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
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
穆帝冰翼深恨之獻后臨朝
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
宜復監中書許之徙加羽林
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
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
然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

聯嗣鴻業二君之力也
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
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
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
誘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
馮冰翼意在簡文帝而亟
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為
曰驃騎任重可以甲仗
書事充自陳既錄尚書不
十人冰翼等尋卒充專
心委之于時論者並以諸
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
帶疆胡西隣勁蜀經略

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北伐略過人有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亮友之肯避溫忌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録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亦每曰桓溫為方伯殼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每以社稷為已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

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翻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万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曰文穆無子弟子

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據松嗣位至縣令諮議參軍亢
爭進見外戚傳
褚裒字謀遠太傅哀之從父兄也父顗少知名早卒裒
以才藝幹幹襲爵鄧侯補冠軍將軍千時長沙王
又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裒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
地幽州後還鄉里河南尹舉裒行本縣
事及天下鼎沸裒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任陽城界
潁川庾敳即裒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裒裒道斷不
得前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親

陽太守郭秀共保万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
等構怨遂相攻擊裒憫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
此謀逃難也今宜共勠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
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
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
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
口賴裒獲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
固留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爲參軍廣武將軍復領本
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頃之遷司

緑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沮賊翼乃
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爲根威將軍行梁國內史
建興中復爲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傳參軍十三玄代
翼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翼嘗優
遇之玄爲政既急翼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毅
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納翼言外羈縻奴而內
懷憤會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玄
梁郡既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擁龔之郡人遑惑
將以郡歸平荀組遣翼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翼

為吏部郎不應召遂東渡江元帝為晉王以翼為散騎
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為舊武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
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翼出軍赴難翼遣將領五百
人從之明帝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帝
初為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翼為侍中與征
討軍事既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翼曰至尊當御正
殿君可啓令速出翼即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
導升御牀抱帝翼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
殿省肅然峻兵既入叱翼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蘇

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
峻執政猶以爲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輿光禄大夫
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裘等固守賊平以功
封長平縣伯遷丹楊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裘收集
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爲中護軍鎮石頭尋爲領軍徙
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諡曰穆子希嗣官
至豫章太守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爲著姓曾祖睦魏尚書
祖悳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性
公亮守正行不合己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
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座整終席慙
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晏憚如此後爲成都王頴大將
軍記室頴爲丞相擢爲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
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山簡嘗與琅邪王衍
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
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

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贏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闓顧眾顧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謨上疏讓詔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蒸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

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讓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勑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廢而此堂堀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歟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

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群臣狹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可也今欲發王命勑史官

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為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讓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熾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黥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彊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可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一朝之間哉夫唯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圮於羑里故道泰於牧

野勾踐見屈於會稽故威曾
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豹狼
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
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最
弱賊之彊弱在石虎之能否
勒初起則虎爲爪牙百戰百
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
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
外欲誅石虎石虎獨起於
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
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
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翦
魁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
本之地詳察此事豈能爭將
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
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
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襄
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
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
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
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
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石
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

汚何如大江蘇峻何如石
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
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
洛陽關中皆舉兵擊石虎
前倍半之境也若石生不
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
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汚水御
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
其外穀將孰賊果至丁夫戰
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
汚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
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
之難莫過崤函而石虎昔涉
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
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譙
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
慮也自汚已西水急岸高重
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
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

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
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
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
今三處反為其用方之於
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
虎汚水之險不及大江大
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
以為資故豫安軍屯以禦
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

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胡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諸葛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大尉鄧鑒疾篤薦出謨爲太尉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吳衛將軍陳光上疏請北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illegible]郡城壁相望其間遠者

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千餘[illegible]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生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隣城相救而已夫以自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楚舟皆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壘敵顧歸路此兵法之所識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先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毅下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

之上 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
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為聞寇而致
討賊退而掩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石虎於
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謨
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洲並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
賞布千疋小船百疋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
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
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籌畧先是都鑒上部下有數勞
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酬六力未至而臨亹鑒斷不復賜

誤上 疏以為先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請讀牢
勳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即位徵拜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毅治為揚州刺史
又錄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冲讓不辭僚佐詔屢敦
逼之始取掾屬石虎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大平
後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
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
昧善非上哲必忠莫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
營分表疲人以逞忘寧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

勇俱盛此韓盡東鄰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
不拜皇太后詔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
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旨自四年
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
病乞骸骨上亟光禄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
帝臨軒遣侍中紀瑤黄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
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顏
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旨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
不至時帝年八歲宣傳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
來臨軒何時當見君臣俱疲遂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
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曰蔡公懿德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
會稽王命曹曰蔡公懿德遠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
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
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廢王命皇帝臨軒百寮畢集
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
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儀上罪
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付廷尉以正刑書謨懼
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特免

爲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數年
皇太后復詔以謨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
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以疾篤不任
朝請詔賜几杖門施行焉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贈
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諡曰文穆謨
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
世總應劭已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謨初渡江見
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今烹之既食吐下委
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
爲勤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牓謨先
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
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舫脫帶腰舟長子邵永嘉太守少
子系有才學文義位至撫軍長史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爲文帝所
誅父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
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
廁帝又遍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
能潄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

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守即丘長轉臨沂令爲政和平值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同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亦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着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頴川荀閬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爲鎮東參軍與卞壼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牋疏殷積恢斟酌酬荅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啟愍帝即位徵用四方賢儁召恢爲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圮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

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增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
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恢爲丹楊尹以久疾免
明帝征敦以恢爲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
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驃爲關內侯又拜恢後將軍會
稽內史徵爲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
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領選本州
大中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故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
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賵贈
之禮一依太尉興平伯故事謚曰敬祠以太牢子酋嗣
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順字道回亦爲元帝所器重終於
太常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
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
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
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
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葬官而夢
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棺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

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勉令一出固辭不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柯克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機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并致牋於簡文具自申叙簡文荅書敦喻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溫於是與溫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爲尚書僕射不拜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頗以荀羨少有令問浩擢爲義興吳郡以爲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虎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

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衆咸惡之既而以淮南
太守陳遠兗州刺史蔡豹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
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曠（音流）田千頃以爲軍儲師次
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又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
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懷代領部曲姚襄殺懷以并
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既而
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益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
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
自洛陽西奔浩以爲梁安平事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
陽脩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
將軍劉遜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
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復進軍次山
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
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爲襄
所殺桓溫素惡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坐廢爲庶人徙
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
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既以雄豪
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

共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儁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慼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愛賞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將荅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遂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淯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溫廢

太宰武陵王晞誣淯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爲浩訟寃疏奏詔追復浩本官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爲州別駕歷尚書右丞卒子凱之別有傳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殞故浩委以軍鋒焉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魯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令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閨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隣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

王命愉爲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龍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候印而印龜在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吾遂佩焉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踈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

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遺亂不
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嶠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
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之節歲寒
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
徙太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
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阮左僕射
愉並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
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稟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愉寢表讓
之愉表有云姦吏擅權暴人肆虐為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
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寢徙領軍將軍
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為鎮軍將軍會
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
愉自巡行脩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有良業在郡三

至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虐為惠是誰愉欲大
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為護軍愉
謂導曰中興已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
才豈宜以趙胤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為導
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為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
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寢徙領軍將軍
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為鎮軍將軍會
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
愉自巡行脩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有良業在郡三

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葦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賵一不得受年七十三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子閻汪安國閻嗣爵位至二建安太守閻子靜字季恭舉秀才稽古行孝武帝時位至侍射加後將軍汪字德澤好山水善書亦有名稱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下不合意求出爲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爲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群從諸兄並已才名以富彊自立惟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安國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經涕泗竟日見者以爲眞孝弃爲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詔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弟祇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爲功曹史札爲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祇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愉

從子坦字君平祖冲冉揚太守父佩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善左氏傳辭屬文元帝為晉王以坦為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並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寫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寫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君汙宮潴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以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中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二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故時輿客令為不可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時輿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為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為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

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
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
之庾亮以爲峻脫徑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
破姑熟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
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
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
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
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

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
既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
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郗鑒
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及令驍將李閎曹統周光與
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爲吳郡太守
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並欲用
坦爲丹楊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
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
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

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史封晉安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振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新死石虎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譬以禍福詞旨可觀然朝廷遂不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餘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已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約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卿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以恢復爲託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諡曰

簡亮報其書并致祭焉子混嗣愉從子嚴字彭祖祖父弈
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弈遥呵之曰
人餉吾兩甕酒真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
弈何以知之弈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黄門郎嚴少壯
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殼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
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
接荒人謀立功於關外嚴諫浩宜深思廉簡屈伸之道
平勃相和之義庶令婉然和順人無閒言又觀頃日降
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豈宜聚著都邑雜處又閒適足以
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
議嚴與丹楊尹庾蘊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
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
文失度太史雖有讓祈之事猶冀冀彰今欲依鴻紀
之制於太極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杞雖出尚書大
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
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祗順恭敬留心先庶可
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立禱久矣豈須

蚤萬乘之尊脩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孝亟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

晉書時東海王冏求海鹽錢塘以水牛韋壞稅取錢宜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廚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固之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廚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答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亂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襲養鴈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嚴叔父羣字敬林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竇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仕歷

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醨布日
月久糜爛邪荅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
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蘗事其虧洏如
此卒於官嗣子沉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沉於王導曰
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
就從兄坦以裹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
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
是時沉與魏顗袁球虞存謝奉並為四族之儁沉子厥
位至吳興太守廷尉歎子琳之以草書擅名又為吳興
太守侍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父彌梁州刺
史潭為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閤祭酒時
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撰益潭上書深切治要及帝踐
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琅邪王裒始受
封帝欲引朝賢為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
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眞粹雅有隱
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為琅邪王郎中令會裒薨潭
上疏求行終喪禮詔下博議朝廷竟從太常賀循議令

澤除服心喪三年大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
郎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爲太子左
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爲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
蒙塵於石頭唯澤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
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
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
優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
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絳帳褥席年八十卒贈
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
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侍郎張
茂者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
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據屬官有老牛數十將
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
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
率出補吳國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
盎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盎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
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
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

義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illegible]卅楊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illegible]

[illegible]司空府中軍王簿並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爲參軍轉

[illegible]舅駕敦死司空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

[illegible]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

至[illegible]復謂[illegible]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卅

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禽亮不從峻果由

小卅楊經赤陵迷失道逢郡人熟以爲鄉導時峻夜行

[illegible]無部分亮[illegible]之言尋王師敗績[illegible]

還本縣收義軍得千餘人並爲步軍與陶侃溫嶠等

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

維弛廢司徒王導以[illegible]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

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

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illegible]上疏乞振之不待

報輒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之由是一境獲

全既而下詔并勑會稽吳郡[illegible]振恤二郡賴之在郡

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illegible]性

雅正不憚彊禦卅楊尹桓景候事王導甚爲導所昵[illegible]

常慷慨謂景非社稷之
語田曰南斗楊州分而樊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
田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
與桓景造謍樊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
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
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
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
幹用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

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風成鯤嘗攜之送客或
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
回席實莫不歎異年十餘歲遭父憂丹楊尹溫嶠甚之
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淚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
及長開率頴秀辯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為流俗之事好
衣剌文袴諸父責定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
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
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
能作鸜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

而舞道守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有中傍若無人其率
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
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
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
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
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
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憲損聽
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
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
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
志丘園守心不華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
艱履戚之人勉之以榮貴乎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
門侍郎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
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
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穀的當以鼓
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為政清
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
為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以為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

庾水鼈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
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歷陽大
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使先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
軍初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綏懷之遇怒據許昌叛
尚討之爲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即尚之
姊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
滻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典關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
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
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施遣參軍
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公且可出
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
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鄉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
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
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時苻健將楊平戍許
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軺車鼓吹戍石頭永
和中拜尚書僕射出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
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
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

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尚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無子從弟奕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祐繼鯤後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泛海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

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滄谷悠然歎曰此亦箕山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雖有大志而名重於時屢違朝旨物情以此少之及拜命便有欣色於是朝野屬意遂大改觀初出則微有矯厲之譏後入則以寬弘爲德自東山之志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嘗北征會乃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

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乃黜廢安始有仕進志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嘗北征會乃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

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辭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

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內外人情嘩噪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遂歷旬不就會溫薨鍚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北之王道尊謂之雅遏之嘗與王羲之登治城俯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

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虎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安上書曰臣聞天地之道貴於不測聖人之德在於無名是以大象無形而萬物資始至理無言而百姓仰成故能體合自然德侔造化者也臣以庸才忝當重任夙夜祗懼若履冰谷而陛下不以臣不才猥垂過寵授以大權委以內外臣聞受人之寵者不以己私廢公義食人之祿者不以小利害大體是以忠臣盡節於君義士殉命於國今臣之所以不敢固辭者誠以陛下聖德日新而臣闇劣日退故也臣聞天道貴謙而好與地道卑柔而不動聖人則天地之道以爲法則故能光被四表德流無窮今臣德薄而位厚才小而任重以薄德而處重位以小才而任大事未有不顛沛者

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
喜色暮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
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
總統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
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
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溫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
宣猷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
桓氏失職桓石虔雄武有汚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
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荆州改桓伊於中流
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
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孝武崩十年不聽音
樂及登台輔暮喪不廢樂王坦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
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欐館林竹甚盛每攜中
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
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王味之不軍
專城既而牢之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
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安出鎮

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愉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交杭戍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閫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疋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勳更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

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
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學之及至
新城築塢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塢羊曇者太
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
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
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
生存歡華屋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琰
瑤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
弟元祿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勳德濟
世特更封該弟澹為柴桑侯品十戶奉安祀澹少歷顯
位桓玄簒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齋詣劉姑孰元熙
初為光祿大夫領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琰字瑗慶弱
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淡雖比晷不往來宗
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秘書丞累
遷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為
輔國將軍以精卒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勳封
望蔡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
之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

故又遭母喪朝廷疑其葬禮議者云潘岳爲賈充婦宜
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
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万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僕射猶以
珉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僕射猶以
前憾緩其事談聞恥之遂自造輜軿車以羣議音譏之
太元末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
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還
鎮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
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還本守魏郡太守

吳興賊丘尪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
恩恩逃于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
軍事本官並如故琰既以貴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
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
殭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
荷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竄蚊歸海若其復至正
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殲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
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
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

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踰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推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沂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手秣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將送琰小子混混剖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殞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諡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勳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眞長王子敬便足如王敦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預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哀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鑿每得一犉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龔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吾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

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
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
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綬裕
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安兄弈字無弈少有名譽初為劉令有老人犯法弈以
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弈膝邊諫止之
弈為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
好在溫座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弈
每因酒無寢朝廷禮嘗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
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弈遂攜酒就聽事
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
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為西藩所思朝議以弈立
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司冀并四州軍事安
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泉
靖玄泉早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玄字幼度
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常戒約子姪
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
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

好佩紫羅香囊安慰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遠衆舉親明也亥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復私閒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

輦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詣攻詣驤將軍戴遵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城內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閒使報遵令知救至其道無由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泓使云南軍已破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

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
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
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既而盱
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散退
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
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肉復進擊又
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遂田洛追
之戰于呂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
船督護諸葛侃單舸奔李都又破其運艦崔毖等棄衆北
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
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
侯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
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
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
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
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
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拒之衆凡八
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率

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牟之縱兵追之生禽堅
僞將梁他王顯梁憺慕容暐等收其實實堅進屯壽
陽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
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
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曰宜阻淝水莫
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
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
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謝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
淝水石軍距張玄退玄琰仍進決戰淝水南堅士中流
矢臨陣斬融騎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
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
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
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
詔遣毀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
百萬絲千匹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
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
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
鄄城克之復劉牢之守鄄城兗州既平玄慮水道險澁

糧運艱難冀開督護許聞人襲謀堰呂梁水樹壩立七埭為
汎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
故謂之青州汎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
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
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
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不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
襲據之不惶遽欲降玄許之不告饑玄饋米二千
解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
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
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
勳封庱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
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吞演伐申凱於魏郡破
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
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
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
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
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
鎮彭城玄既還過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

不堪攝職憲有曠廢詔又使移鎮秉陽城玄即路於道
疾篤上疏遣長史劉濟奉送節蓋章傳詔遣高手醫一
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疾久不差
又上疏讓職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
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
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
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既輿疾之郡十
三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獻武子瑍嗣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瑍少不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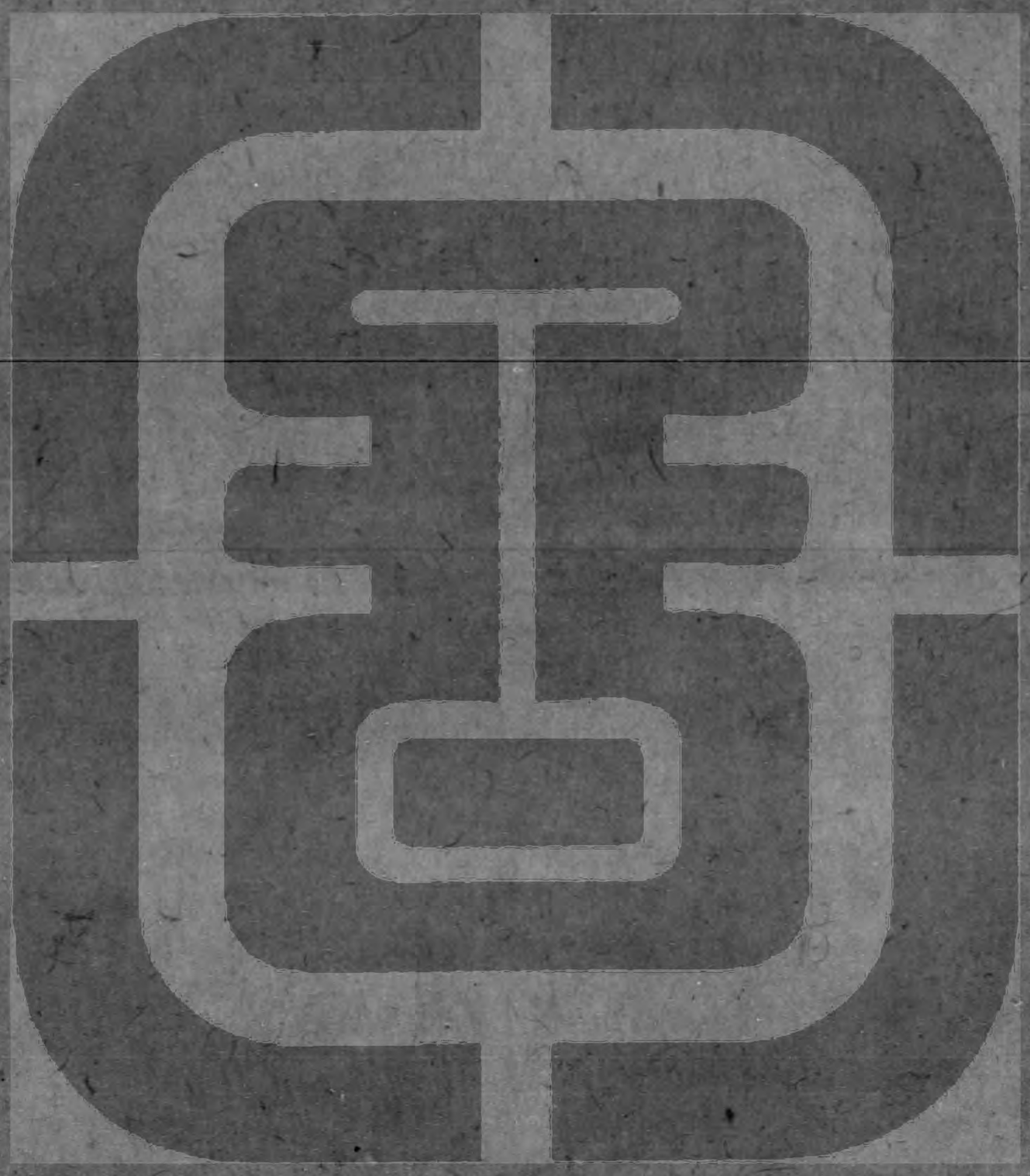
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常稱曰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靈
運永熙中為劉裕世子左衛率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
慕子東海人戴逵字安丘譙人達之弟並驍果多權略
逵廣標東山而逵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逵曰鄉兄弟志
業何殊逵曰下官不堪其憂安兄不改其樂逵以軍功
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方字元石才器儁秀雖器量不
及安而善自衛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敘漁父
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龍蛇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為八賢
論其旨以厲者為優崇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

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客于征虜亭與
系爭言系推万落牀冠帽傾脫万徐撫衣就席神意自
若坐定謂系曰鄉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鄉面計然俱
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
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万着白綸
巾鶴氅裘羸服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万
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万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
廳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
論但晚合耳万浮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
并四州軍事徙節于義之與桓溫戰曰謝万才流經通
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
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万既受任北征矜豪
憿物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
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諧万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
以悅其心豈有憿誕若斯而能濟事也万乃召集諸將
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麾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
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脩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
渦潁以接洛陽比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彭城万以

爲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騎僅爲庶人後復以爲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奇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唯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韻爲黃門郎武昌太守恩二子曜弘微皆歷顯位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末甚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父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乃

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寧惟在此耳遂流淚攜朗去安請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既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曾於公座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汝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封興平縣
伯淮源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
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謡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
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宰之而成
于玄琰然石時實為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
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
子班下州郡普脩鄉校詔奏尋式帝納焉兄安薨石遷
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
恭甚忿恨因陳「帥不允且疾讎深固乞還私門石亦

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職兼內外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峯
準之常制其賜令還藏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
骸尚書令王雅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
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慤而創
療之莫愈乃自臨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甚
白改世呼為謝白面石在職務存六刻既無他才望直
以宰相弟叠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厭取譏當世
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哀公語在
弘之傳朝議不從曰益曰

子明慧謂為孫恩所害謝慧從兄曄
受福國除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鯁無所
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
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著
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為吳興太守務恩信亂
為賊胡逆部驃等所執官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
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鄒氏甚妒
邈先娶妾鄒氏怨懟與邈書告絕邈省其書非鄒
又詞疑其旨卒不為達為之作遂不答達至滅門